

国史唯疑

國史唯疑四本共十二卷
係晉以前東晉相國
星昉撰著尋未夏秋偶
答三山從問人高抄靈
容借鈔 知真談



國史唯疑卷之一

洪武 建文

太祖料敵如神諸將皆奉指麾如曰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蘓為之援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傾國至矣其議擣元都也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斲其羽翼拔潼關守之據其戶檻彼勢孤援絕元都不戰自克因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下也數語判斷南北用兵先後鑿極毫髮姑置唐文皇勿論漢宋二祖瞠乎後矣

鄱陽湖之戰特勅大將軍達還建康明委以居守之任淮陰鄭侯
殆兼有之河南平為駕幸汴梁置酒嘉勞推誠待下又與漢祖
晨馳入軍事迥別

李文忠初克嚴州與大海有隙 上批示其督事郭彥仁曰保指
揮我親男胡院判我心腹汝必於我界處丁寧說知按岐陽
為

高皇姪子所云外甥見舅如見娘也呼為親男亦同沐黔寧例
耶稽傳寔小名保舍育帳下比於兒子賜姓朱吳元年始復故
姓

陳友諒驍鷲有權術兵敗屢奮凡再陷南昌安慶池州太平以窺
建康且全有江湖重地浸及浙閩勢幾不可嚮邇跡其行事其
在項羽下李宥上手偶中飛矢斃天完厭之非是憂未歇也時
我軍殊死戰亦屢濱殆

錄南通州渡江抵常熟突犯姑蘇險反居內併京口大江之防無
所用之真奇師也張士誠初起嘗因之怪承平久靡談及者方
姑蘇下即分師趣取通州意同

初張九四據吳恃多壘礮石自固王半軒行私語人曰兵法柔能
制剛設植蕩蘇頌而常者繫布其端如餅矇然師出沒其下雖

礮至而布與之低昂技無所施後常關平破城卒用前策行故
奇士所傳虎穴中可遊戲即其人也聞張氏頗待諸遊客厚多
附者

寧海葉允以布衣上 高皇帝書一經三目談取天下策甚詳後
用兵次第具如預料而國史不載其名雲海飄藏行藏在安期
生徐鴻客之間異矣異矣

大誥初篇有云朕軍中十有四年未嘗妄得一婦女惟征武昌怒
陳友諒妻其妾朕旋自疑不審色與豪智人監朕過按此即俗
說傳潭王事所繇始也謂王母達定妃故友諒姬王長詢得之

惠反閭宮自焚死事亦影響然 高皇帝日月之食業自表出
矣惟後人不讀大誥鮮知者蜀明昇母彭氏後亦召入宮中

張士誠陳友定同自經不殊倖至不屈死猶有氣槩業不能如粵
何真度無全理等死耳其視陳理明昇輩不較磊落乎怪當時
能容方國珍李思齊之降俾終奉朝請而獨介於二監子必
速投之高麗意淵微未易窺測豈楚蜀餘黨尚慮有生心者歟
江楚間每盛防柯陳種為真友諒後不隸徭賦橫自如然事竟
無他

破陳友諒後不乘勝徑搆武昌僅運金陵儒士戎簡嘗疑之 高

皇漫以窮寇勿追為解，要非本懷。夫所為玉圍班師者，奉為根本計，懼張氏之襲其後也。士誠真自守，庸懦同劉表，諸策士亦無復謀及何哉。

韓林兒稱宋遺號，自初造至敗，無足道者。而國初猶奉其龍鳳紀，年至林兒殂，始罷德深厚矣。林兒僭帝，盈一紀，殂建康，史不無微辭。然其視更始、劉盆子為幸，爾多觀劉基、湯所坐床，直諫為牧豎子情，景具見。

元末江淮以北，盡蹂躪於劉福通。群盜手自北直山東，西河南陝西，以至大同，與和諸邊塞無寧土焉。即遼陽上都亦被攻陷，極

元君臣將相謀畧以枝拄中原不給無暇及江南一步其後徐常北伐之師摧同枯朽亦未必非群盜力昔稱陳涉項羽之興為漢驅除信矣知高皇所為縻羈勿絕意乃陰在此

余闕守安慶於池州太平為隣聖祖未嘗一加兵焉撫之獨厚非惟惜其才名亦陰藉為陳氏屏蔽耳與待小明王法同點危素俾往守闕廟悲慨又深

明王孫以陳友諒之弑其主也純之名義甚正性剛厚立國微有規模異草竊鞏惜其早隕天之將以開聖明乎讀史至竇建德擒明王孫卒俱可慨然難成敗論

廖永忠伐蜀以瞿塘峻急守禦固輒遣壯士舁小舟衣青箬衣與
草樹同色緣山行既度閣繞出數背放舟入江鼓譟下蜀人大
驚法奇甚鄧艾陰平之險視此非殊明昇納款降永忠辭候湯
和至始受有學有識又越晉瀆渾遠矣天生廖將與傳成雙及
傳一廖二之褒信非虛獎卒下獄死坐使所善儒生探上意事
亦難明

高帝手削平諸鎮未嘗輕筆之文獨御製平西蜀紀且命劉基為
頌豈深有得意於是者乎首云朕親紀征蜀二道總兵官功之
低昂以旌忠勇有智之將又張無謀鈍兵之徒前指傳友德廖

永忠浚湯和楊璟也賞罰嚴乃再然璟頗有定荆南粵西功視
永忠亞

征閩師分三道胡廷瑞自江西入邵武湯和繇海道入福州復遣
李文忠從浦城進逼建寧區畫井然惟延平為陳友定所據頗
費攻餘傳檄耳閩情形寔止如是

山西省歸我版圖常關平功中山業少避矣擴廓故健關能軍
非出其不意襲之勝詎易決觀中山出塞之役可見劉誠意曰
王保保未易輕也亦良悼之

常關平王軍過臨淄十餘卒入民家取酒相馱擊一市盡謹臨淄

令歐陽銘呵止之不服周管遣之開平怒詒曰令何敢爾銘直
上謁以大義控陳良久意解為責軍令而禮銘重申嚴約束無
敢譁者銘信能吏益思開平之為將賢吳漢賈復之流方之幾
矣

如徐中山王生平極沉重迺極機警極剛果迺極回翔極君臣之
誼篤迺極功名之志深迹視之見為軼蕭曹侷姬呂寃直張留
侯一轉解耳惟留侯蹈塵如仙佛然必思出世中山王躡實如
吾儒然故欲入世功行不同而其為脫離生死之心一也徒隨
聲讚王却被瞞過

劉誠意祖濠以計紹醉元使寢之樓自焚其居元使所捕籍燬焉
密錄渠魁二百人授之餘獲免全活無筭濠此舉智仁勇三德
兼有之篤生元勳豈偶也哉

世每以仕元譏宋學士濂宋雖始用薦拔國史編脩辭不赴於迹
未有涉也惟劉誠意伯基少舉元進士為高安丞為行省掾為
儒學副提舉為元帥府都事為行樞密院經歷為行省郎中屢
被權奸所中羈管幾自殺強起放浪山水間繇斯言之宋未合
悉之女劉棄婦也碩議未有反劉者私所未喻

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此劉文成語也

可為千載論相極則予恒誦之次則楊文貞所云天下國家事當以天下國家心處之語亦復佳

太祖賜劉誠意還鄉誥明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所稱許頗畧末云禽鳥生於叢木翎翅乾而飛去時復顧戀舊巢况人乎直以禽鳥為喻未免唐太宗輕褚遂良意其云商不忘於道官終老於家誠人生萬幸亦非吉祝噫以開國君臣魚水歡投尚致參差矧其下此者乎有志之士所為流涕於燕昭樂毅之間也夫宋學士濂為國朝文臣之首讀其翰林承旨誥詞云爾濂雖博通今古臨事每牽制弗決使爾檢閱有餘用之施行不足乃知

高皇帝許為不枉瀛非勒之也賜之觴曰男兒何不慷慨為維
戲謔亦或有以

國初嚴肩輿禁自丞相以下皆弗之許宋承旨以疾賜歸特令中
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稱盛事宋所蒙恩遇最多既歸後上
嘗一夢見之以語其子燧張伯誠詩霜晨鳳閣聽綸音夜夢金
華老翰林時有舍人臣宋燧叩頭感激聖恩深摹寫特工

劉基胡深葉琛章溢後並為高帝所追念字呼之召其子詣
闕褒賚有差獨於宋濂之請永漠然何也先時嘗面獎濂曰方
今四夷盡聞鄉名鄉善自愛危哉濂蚤宜知惧矣後來茂州禍

本是

劉誠意素峭直於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咸顯疏其過持法嚴責偉
弗撓宋承旨一味和柔而已終同得禍曷衷焉為國謀學劉為
身謀學宋、子孫以交惟庸死竟至和柔之累士君子各從其
性所近焉可也

賜太師李善長勅卿謀欺誑法當斬然行賞有誓許三免極刑今
無患矣儘慄慄乎其言怪善長猶不知引退老乎頑與使善長
先數年卒可克終恩遇何取有期願壽亦自邦國不幸非獨其
身已也徐中山賜膳至于流涕湯信國入朝因而病癱故最好

結局語云功成名遂身退豈惟退哉易以進退存亡並稱理可思

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太祖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曰此誇大詞也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已而曰此亦近誇併去之今惟雜繪辰象耳宣國後改封韓凡國初制度多其手定功亦難泯

李岐陽文忠識禮張玄玄以延其宗亦其平生好文重士之報聞誥詞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當非善卒也或如朱穎二公例耶

常開平之後必以傳穎公友德為嫖姚馬次藍玉玉汰而慢宜有
他端惜穎公亦坐株累方其請懷遠官地亦秦王翦漢蕭何遺
意反蒙責讓古法信難盡依

沐氏世守滇南得用閹擬於親王其卒皆歸葬南都猶齊尚父五
世及周之遺諸勲臣傳多零替獨沐用鎮遠得全即魏定二公
弗及也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信乎哉或云黔寧王故
高帝外婦子迹或近之

濮真子瑛以真死難忠郎襁褓封西涼侯年幼趨朝弱傷命鑄玉
字牌懸瑛冠俾人避避按此即漢羽林孤兒例迺若花將軍雲

殉太平難甚烈其兒瀕九死未不獲預茅土封豈以守郡失之乎權度精未易臆揣

鄭國公常茂以與婦翁馮勝交訟安置龍州土官趙貼堅業前沒其妻與茂結為婚姻後詭稱茂已死或謂尚存至煩詔詰責踪跡棊危終以開平王功大故許其弟昇襲爵然茂實卒於龍州論理宜特宥茂還為是

湯信國和材中下且有酒過獨以事上恭謹首先解兵柄乞骸骨歸得激異眷此智將也且別論若以隰子伐樹意律之亦非無罪然世從無以是罪人者可見官為人累放下隨坦然矣老氏

挫銳解紛理同是

湯和晚却有防海功其先如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朱文正
守南昌章溢守溫處俱著勞折衝中兼高保障至和業功成歸
老矣優使之築海上城備倭始遼東極閩廣烽戍碁列為百世
利蓋興王之善器使如此

吳良吳楨兄弟醉過徐武寧王大功坊怒詔之疑窺微音初武寧
治第甫胎榦高帝過之曰可矣遂不敢卒榦亦稍示裁損意
乎良此舉與漢鄧千秋合千秋故張蕭何功良故抑武寧功似
異寔同總極揣摩之巧

國初李曹公文忠掌國子監梅都尉殷攝視山東學徐魏公釋祖
奉命帥禮部翰林官詣國雍試諸生文苑並一時文武才開創
人材盛即方術技藝往，精妙非後代及時亦淡然置之不大
張皇所稱迺更在此

高啓候早朝詩驕吏忽傳丞相至火城如畫曉寒銷諷此見國初
豪雄氣象今閣臣朝二燈前引而已何鏡山曰此李善長汪廣
洋胡惟庸之所以不免與

胡惟庸專恣罪多端其獄詞云與倭通俾以精兵匿貢舶為變因
總武庫兵入海迂謾甚古有是反法乎張昶業仕至中書叅政

猶謂念元故主欲為元弱明閹楊憲寔構昶又誣憲創為一統
山河花押是何種、不經甚也抑草昧人情殊乎疑無是理

吳伯宗不屈于胡惟庸極論其不法狀此詞臣抗章彈事之始張
昇羅倫疏寔祖是次舒芬矣四人皆江右狀元山川風氣與學
問淵源歟異哉

以汪廣洋隱默不白楊憲惡為柔奸命追斬之曰爾本非愚士其
自舒心量已以歸冥、以曾秉正罷歸寧四歲女為資為失人
父之道命闈之曰爾性資聰敏幹辨且能既不能為人之父難
種於世辭峻甚誦猶魄奪

或訟工部尚書嚴震直弟任罪命自訊獄成真奏以震直不欺特釋之漢律原輸服惡面護意同然震直亦處於不得不確訊之時不然罪及之矣

宋訥偶附火傷脇高帝聞之製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豈再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致神怒耶訥時官祭酒遂責以輔弼之任致訥嘗一改文淵閣大學士永樂中解楊預機密景恭中蕭江理部務本是

羅復仁屢經聖鑒曰粗率曰老實羅性行可知而能招降陳理曉譬擴廓諭安南歸所侵地鄰食其陵賈之長殆兼有之怪於所

評目不類

劉仲質來訥吳沉吳伯宗洪武中並為殿閣大學士又儒士王本
等位四輔官次公侯都督當時保傳內閣之職業隱具矣今謂
閣臣始永樂中解縉等似未深攷

劉三吾以主會試謫戍不詳所終聞何氏名山藏云建文中嘗召
還獻大明一統賦至永樂初暴卒所載賦詞甚典雅何公吾邑
前輩最篤學如紀馮宋公勝傳穎公友德事多異前聞不審所
據何書當續考之

起魏觀守蘇州蔡本 指揮管衛事本 萃慈后密謀既拜命辭

上曰且住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携酒菜從上手酌賜
二臣其後惟文皇后曾一見解縉等七臣家室憂憂三楊時得
見張太后餘絕響矣

高季迪編脩辭戶部侍郎之擢力請罷歸意但求免禍耳非有他
也卒死魏觀難時方嚴不為君用之禁其肯為山林寬乎高歸
不能穢迹深藏若袁凱然顧炫才援上宜其及矣讀孫仲衍祀
竈文雄麗悲婉居然瓊闕之音臨刑一章尤淒斷人才之感之
厄至國初而極

袁儀本功臣張德勝弟賜今姓名鎮雲南楚雄久之入朝高帝

慰勞有加惜其老命太醫院為染鬚鬢仍還撫治以威遠人特
給銀印寵之染鬚鬢事亦奇

解縉序頌錄詩謂高皇睿思英發頃刻數百千言臣縉載筆從
輒草書連幅不及停比進財點定數字而已僧宗泐嘗獻詩百
餘篇覽不竟日盡和其韻乃獨愛頌錄詩置諸左右按錄字謹
中松江人賦鄱陽湖詩放歌此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者
其人也初撰宮詞坐罪以用洪武正韻得釋稱殊遇

宋濂別記 帝為文性或下喜書詔濂坐榻下探觚受詞食頃滾
滾千餘言出經入史與解縉說同不謂開創雄主兼妙篇章千

古來未有其比

劉宜正官起居注嘗隨駕度清泃關高皇賦詩屬群臣和獨先
成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喜曰有安不忘
危意賜銀幣宜正即劉子欽父

今所傳經書旁注自國初學士朱升始升有著作才制誥表箋多
出其手以廷辨樂音不合聖怒巨測幾危賴熊鼎從旁救解罷
鼎亦奇士

王待制禕撰馬后父母追贈誥稱為皇外考妣徐王夫人豈奉旨
然歟母以智術殺身母以政術殺人母以業術殺子孫母以學

術殺天下萬世。教語本禱厄辭。

太祖諭汪仲魯歸曰。近侍歸郡邑官勢。須來見。當戒門絕。否則筆之東。俾童僕示之。若曰。仲魯幸蒙恩。予告還鄉。理宜敷門謝客。輸租應役。其敢以是自遠厥疾。美哉謨訓煌煌。凡致政士大夫。所宜遵守。

貝國器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俟其遠出。開筭竊其書。見圓器在筭中。大驚。吳元年。與鐵冠道人游白下。值高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斗圓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尺許。帝陰駭。明日召入。忽不見。按此本漢武帝微行故。

事稍緣飾之

吳邱以鍾山寺主僧拔官布政嘗上章言事恃蒙眷副使張孟兼
氣凌之罪至死必邱才有過人者然貽衣冠玷甚矣解縉疏推
埋負販之傭朝捐刀攝暮館組符雖云三賢無方亦盡忱詢有
德業類規及

葉居升疏今之仕者以無聞為福以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
獲之罪以鞭笞箠楚為尋常之辱又解縉大庖西封事云二十
載以來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未聞賞善但見劔
奸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親友時文網繁密可知治亂國用重

典。或當爾耶。

周或為給事。剛直敢言。有論劾。必著緋衣。諸大臣候知。或衣緋。各令取素服。角帶待罪。具想舊制如是。永樂初。景清朝化。蹕獨著緋衣。猶其遺式。

余熾為吏部尚書。稱長者。未嘗譖毀人。而以誤信學錄。全文徵之。懇擅移文。勒祭酒宋訥致仕為高皇所覺。誅長者。詎何居焉。祭酒尊官。非奉旨。輒可以部文勒罷。吏部可謂有權。死宜矣。聞熾居家。特恭謹。

以大官人。必住大房子。為刑部尚書。開濟創營之。甚宏麗。命有司

視為式俗呼樣房濟員幹辦才今清軍黃冊造自濟始小說載
濟議宴二十八宿事俚不足信竟坐法樣房稱頗古福州有樣
樓傲是

胡廷瑞故陳友諒相廉茂才張志雄丁普郎傳有德寺亦其將也
未推誠用不疑卒賴成功惟張士誠所任部曲寡得全者即諸
詞客依士誠遊如高啓饒介張羽徐賁最有名各先後誅倪元
鎮顧阿瑛亦終不免豈吳通金陵不勝肘腋之慮乎楊廉夫召
到以賦老客婦謠見志得放歸幸矣亦楊雅不附士誠故

秦裕伯大名人避地松江屢徵不起 太祖賜書曰海濱民好關

裕伯智謀之士居此地不起恐有後悔蓋以是惧之也始出應命時鎮江有秦從龍者尤承恩禮與陳靜誠遇亞二秦皆嘗仕元事湮滅無足紀者

以劉基之辨窮於孫炎以鄧愈之氣屈於潘樞至宋濂所傳王冕鄧伯翊其人奇甚咸不遇死士豈能自為才哉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山谷一窮叟耳可悲也即劉宋賢仕元世亦終落

國初每遇孝子悌弟願代死為聖意所偶憐者執法之官必堅諱趣之刑戮最可恨彼非真能執法也解縉疏有云失入罪輕失出疑重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賞較甚難而多得禍語深中窺至

陳瑛呂震益凌夷矣

練子寧廷對策陛下用人太驟責人太深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輒亮甚推第甲 太祖雖用法嚴而能知人能官人所以為堯舜之治也歟

孔克堅劄仲璟所面承聖訓策之書白直淺切毫不作文誅誦之有泣下者昔宋太祖亦然劄元城稱有罵儒溺冠之風將謂是乎然覺漢宋特出之豪氣我 聖祖出之真誠班馬復生無從再加潤色

唐徽用法刻深至顯與東宮相左開離間端殆不復為性命計矣

徽父同性特和厚同之有徽猶宋濂之有孫慎抑尤甚焉室父
子並官冢鄉何益

國初有左右司業宋訥祭酒時龔敷左王嘉會右三人春秋已高
鬚鬢滿如朝夕端坐太學望而畏之高帝所用多老儒雖
或齒路頭童遇靡替前代希睹

孔廟春秋釋奠初詔止行於曲阜天下未通祀也賴刑部尚書錢
唐吏部侍郎程徐疏諱始克如禮其孟子書免節文得仍配享
亦錢唐力

孟子書舊經劉三吾節畧凡去八十五條如見梁惠王章養氣章

俱在部中永樂朝閣連江孫芝始奏復之直斥三吾為逆臣書
以是全功甚鉅後鮮知者

宋濂議立五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忤旨謫安遠令於是貝瓊
作釋奠解駁之宋議寔非是如欲依古禮設坐西向舍薰蕕用
鬱鬯舍炬用廷燎郡邑盡罷去七十二子之祀惟專祀之國學
又三獻各飲福事可行否國學祀先師舜禹諸聖另祀歷代帝
王廟今古不易

前代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等官今惟國子監耳禮饌宿長
人舉酒祭地示有先也名義做是誦 高皇御製直以代

祭先師為名體正辭嚴一洗訛闕

南祭酒周弘謨奏本監紅板倉二十座係高皇后積糧以惠養監
生妻室者乞修理彰良法美意從之蔣山鄉送人入大學詩云
高皇開太學慈后翼宏謨徵賢滿庠舍養士及妻孥正詠是事
后德迺及國雍盛矣

洪武中詔吏部擇儒官可備顧問者二十人每旦禮官引入序立
丹陛內講經史朝畢始退凡三閱月薛文清父貞嘗與走選講
大禹謨稱旨然僅授滎陽諭去

學宮塑像非古林鶻知蘇州易以木主事在天順間稽朱訥太學

碑曰夫子而下像不畫數百年夷習乃革 聖祖意默定久矣

世廟寔克成之耳二聖一揆今郡各廟或留像未毀藏屏幃後非制也宜改

元末宣撫使初出百姓震動及至畧無所為而去時為語之曰奉使宣撫問民疾苦未若雷霆去若敗鼓唐鐸嘗以是入對噫今之不為敗鼓也者幾希

開國詔首重農桑學校凡赴京給絲官無桑株數目學校綠絲者以違制論意良深遠後竟弁髦矣又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賞

閩甌寧六歲童某詣闕陳誦賜衣鈔給驛送還學讀書其後為善陰隲孝順事寔二書成詔自今科舉准大誥例於內出題試士然竟難遵行即洪武正韻亦虛名仍用唐韻耳政於近孝經小學故事

天子郊祭天升自午陛社祭地升自子陛郊主陽屬南方北向義取荅陽社主陰屬北方南向義取荅陰若群臣無荅神之義升降皆由卯陛朝恭則分別東西以避馳道此禮部尚書崔亮議也國初諸大禮多經亮手

士子服製本尚書秦達高皇親取視必求典雅三易製始定

賜監生襴衫繅各一為式其平定巾式本楊維禎傳初進樣

上以手按偃向後如民字形今因之

東宮不另設官僚即以侍從臣兼之唐翰同署遂杜絕官府嫌端
最聖祖睿斷處始太子賓客諭德朝賀東宮俱荅拜見大明集
禮不知何年遂坐受百官拜度懿文太子之於宋濂桂彥良等
必不爾

南京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列宗人府上 太祖右文之意可見
各署懸扁俱直書某衙門惟翰林院三字橫書不審何意而兵
部獨無扁相傳有一夕潛擊去之者詰旦以聞置不問蓋微示

去兵意至今不敢復揭

翰林院承勅監六科近侍衙門舊各有觀政進士郎庶吉士亦然
如解縉為中書庶吉士楊靖為吏科庶吉士于子仁為叅軍府
庶吉士其證也其專隸翰林命學士教之攷自永樂甲申曾榮
榜始

杖山野記洪武中御史與較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較尉在
下欲互相糾察王元美駁之謂此時原不設較尉刺事余聞近
稅璫楊某之在揚州其把牌與權閩戶部同分處上下樓屋視
杖山語乃不甚殊往來多見之者今南京御史廊尚在云舊是

臺官住處

洪武三年八月初開畿闈試劉基秦裕伯為主司士來試者百三十三人選溢半焉猶以兵後學廢不求脩為詞至二十六年方正學序應天試錄云衣巾筆牘而至者八百人盛踰昔矣然僅取八十八人額稍峻又云出幣征四方縉紳程藝文高下當時規制可想

初庚戌開科詔明云使中外文武皆由科舉而進非科舉毋得與官後以貢到多塵文暫罷後行薦辟法蓋罷科舉者十有一年至甲子乙丑後始為定制

丁丑會元宋琮狀元陳郟俱精通數學陳自疑當僂宋自疑當竄
尋驗時方重私習天文之禁故得禍酷亦奇厄也稽丁丑為洪
武之三十年屬末命踰歲即賓天矣劉三吾旋得召選理或可
據

洪武辛亥會試榜值駕將幸臨濠二月壬申甫竣會闈事癸酉即
廷試甲戌傳臚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為九分拈之
見宋潛溪集中時尚未定干支期及觀政選官等法也即名數
多寡亦隨裁酌乙丑榜取進士四百七十二人至辛未榜僅三
十一人耳後或取百人百五十人無定制然無若辛未之窄

國初儒學官撰賀謝表箋以嫌諱誅者如曰作則嫌於賊也曰生
知嫌於僧也曰有道嫌於盜也曰法坤嫌於髮髡也曰帝靡嫌
於帝非也曰藻飾太平嫌於桑夫太平也餘類是不知彼時文
儒何從措筆

國初官制未定如以山西叅政傑斯於事未見副明透露其過究
之慮可惜特敕過取任吏部尚書吏部尚書六卿長銓總百僚
乃為人補過地殊不可曉任亨恭茹太素俱自尚書降御史豈
得降已為幸耶

國初分遣諸進士巡郡邑以新進士未練事令行監察御史專用

父任御史一員與偕厚賜遣新舊二御史同巡方未知體云何時出僅乘驢耳非甚雄峻

為官寔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此端木尚書復初自銘語也。又曰心契上天。脚踏實地。亦有理。復初溧水人。本子貢裔。後從省文。僅稱端。今仕籍已無。是姓同時有世家寶官亦尚書。為元賜姓。其支派尚存吾郡。

泉人蒲壽庚孫庚夫。先世嘗漢元。傾宋負巨罪。洪武中禁其子孫不得齒於士類。今吾郡或訛傳蒲鐵二姓。非是孫。豈尚非廢姓諱之手。蒲微矣。

洪武己未詔致仕官居鄉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宴設別席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庶民以官禮謁見有凌侮論如律後制殊不然弛自何代祝允明記其父語云 國朝三品致仕班序與見任同今亦不知何出

凡公侯伯雖加師保等官止授本身不贈及三代家例設教書儒士一人聽自行奏保三年無過得除訓導於本都督府帶俸後以奏保多營謀滋弊合於聽選訓導歲貢生內揀授著為令又孔顏孟三氏教授學錄舊從衍聖公奏保按此法行亦疏通老明經一途滯困

相傳洪武初鑄有鐵牌三尺許鑄八字其上曰內臣不得干預朝政萬曆中御史譚希思引及之詔詰所從來茫莫置對蓋禁中失此牌文矣紙上語終難輕信

舊制農民許帶斗笠。出入城市。家許著紬紗絹布。商賈家止許著絹布。示重和抑末意。何文簡孟春曰。農貧何處得紬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商賈服其止用絹布已乎。伶人制服。綠色頭巾。伶婦不許戴冠。著褶子。妓女無帶。樂工非承應日。不得穿靴。賤之如此。今遵行者乎。大都法久而蔽難綾指。

給茶馬金牌制額篆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候右曰不信。

者死用茶易馬制西蕃以威北虜上策初駘馬歐陽倫坐貶私
茶論死法至嚴其後貶五百斤以上罪僅充軍邊人其徒配如
飴宜屢扞經

閩建寧所貢茶詔採茶芽不得如宋故爭碾揀為大小龍團省勞
費不貲宋宣仁后嘗云茶揀小龍團食生甚意智然竟不能罷
也始裁自我朝規模獨遠

冬至正旦節舊賜百官宴高皇曰誤其祀先奉親於朕心不安
命賞鈔聖節例亦准是其祀功臣廟饅頭撤給衛士示激勸却
除一日糧聖意精密迺爾

張天師偽號草於 聖祖曰天豈有師乎。止稱正一真人。極洗千古蒙陋。隆慶中以張永緒殘酷荒淫。革去真人名號。准改襲提點。今僭猶稱張天師。非是無論。天師即真人。業經褫削。直如太和山提點一例。

太祖最重祠。敬祭所贖。給神菜。觀道士甚優。錢糧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膳外。復予肉若干。曰毋使饑寒。飢性。且曰朕非暮長生之法。如前代帝王。然惟敬之以禮而已。最精通三教學。無易斯語。

洪武二十七年。榜示凡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更索取鈔五

十錢如無聽從打死勿論又僧人敢有將手卷并白冊稱為題
號所在強求人為之者拿獲謀首處斬餘刺充軍法嚴如此又
云令出之後有能屏忍不居市廛不混時俗深入崇山刀耕火
種侶影儔燈耳苦空於寂寞林泉之下意在以英靈出三界者
聽錄此見 聖祖深明佛乘大旨倍充筆不得藉口

御製有被儒僧文以宋濂所薦僧郭傳儒釋兼長特從改用復以
天界寺住持僧宗泐博通今古命蓄髮官之泐苦辭嘉其有志
聽辭免仍賜之勅鼓舞中燕窩激厲原非專責人官如吳邱未
必非所陰薄

琉球中山王世修貢職洪武初其國遣女生姑魯妹來京讀書數年學成還復謝恩來貢夷女乃耽書二名亦雅是小名錄一段佳話有云東夷諸國獨無周易書每乞賜有之舟輒溺或令人誦記去亦不違未知信否

或議城中都江潮曰高皇神聖自定鼎後靡郡邑不金湯者獨肇基之地闕焉疑有深意議遂寢然其後中都竟以無城陷事故難例論也一說劉誠意謂國姓音豕不可圍因罷築城役以避國姓屬俚傳

祭光祿寺竈神文朕經營天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

形勢不稱本欲遷都年老精力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勞民廢興
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可見開基都金陵
非滿志事初欲都臨濠以劉基言止再欲都汴以懿文太子薨
止而高皇亦已老矣文皇北遷蓋神靈若陰啓之

南京城形視江流曲折故廣袤不相稱大內逼城東偏頗卑窪江
流去而不還山形散而不聚太子太孫皆不祿疑非帝王都也

或謂閩會城形勢略似之

初高廟欲納濠州胡氏女其母以守憂不從後聞隨軍在淮安未
遣人割諭平章趙君用同其母送至立為胡妃此女何緣達聽

其母亦何意抗違耶楚王禎即胡妃出若湘王柏母亦胡妃為
豫章侯胡羨女是不一姓

諭晉王勅閻爾中道撻膳夫吾甚恐吾氣雄志壯犯者無所姑息
獨徐興祖為操膳二十餘年未嘗輕易辱之切記忍之保命也
大聖人患防淵微如此

太祖諸子自文皇外如秦晉楚遼寧五王並知兵數率師捕虜周
王屢儒雅蜀王最賢稱蜀秀才而寧王晚自號癯仙所製琴研
皆傳世有過人者即南昌王文正為兄子亦與開勛功信一時

氣運所鍾

懿文太子性慈仁雅有以寬濟猛之思震於威嚴不獲遂即其泣
救宋濂死不克至自溺故極事師之篤然稍傷恩矣建文繼之
遂漸成文弱自古漢惠唐高傳皆柔懦不甚類其父若天意亦
默哀蓋其間

懿文太子薨司業張智議太祖廟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神意不
樂、宜備而不作惟祭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不敢以卑廢
尊仍用樂從之議最明妥稽太子以建文中追尊孝康皇帝廟
號興宗永樂後改仍舊稱

祭懿文太子舊僅以祠祭署奉祀主之其得違五府僉書官自萬

曆十八年始本太常少卿謝杰議也杰初援哀冲莊敬二太子及徐中山王例請遣用侯伯等官即槩從杰請未為不可

太廟東廡十六王原為祔享四祖設祖已祧安所從祔獨以制自太祖不敢輕議則四祖又可祧乎西廡之增損劉基郭英姚廣孝三臣謂何禮官議撤主移祀鳳泗二陵為是或以懿文哀冲諸太子升祔何如

四語已次靖難之首

末年勅諭燕王朕諸子汝獨才智秦晉已薨緊汝為長安內攘外非汝其誰傳高帝疾作命齋符往召燕王建文用事諸臣懼矯詔却遷之至疾革猶云問第四子來未嗚呼知子莫若父也

革之際天也劉三吾誠屬正對抑亦其殺運之未除歟

湧幢小品中稱高帝為誌公後身以所留偈為證誕罔不倫舊云婁宿降靈庶或近之攷以元大曆戊辰生至洪武戊寅升陟是歲婁星復明是也傳蘇州天主堂南廊土地像為劉總所塑者精甚即高帝御容與今畫像迥異又像肖文昌見劉定之贊

識者謂洪武朝有將無相僅一劉基不能用至末年文武名臣幾盡矣所留之隱處若其才以遺後人者財得方孝儒解縉方以殉建文難解以開永樂治終非甚發越噫曷若留一二舊勳如

宋公穎公者之為得歟

太祖以奉天名殿意義精正為前代之所未及雖經改榜皇極隆慶初尚有以復舊額請者閔王世貞疏亦云極旨兼吉凶書不有六極之文乎與王制度終遠

自宋陳搏有怕五更頭之說終宋之世宮中轉六更方嚴鍾鼓更庚也宋以庚申受禪越五庚申未幾亡果符前讖我朝受命在洪武戊申元順帝避沙漠去人呼為庚申帝緣其本生名之宋忌庚我朝忌申

南都城中徧望見鍾山鬱葱佳氣惟大江日夜洶湧尾閘洩不少

停氣嫌散越所出英賢鮮完美顧璘曰使都城左右有大澤如
吳洞庭揚五湖者庶幾鍾水豐物得環聚之勢至嘉靖中夏言
王廷相創為南宮殿不宜修復之說則糾甚矣周豐錫漢汾陰
櫟陽廟非歟

彭蠡湖每風雨波濤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傳為纜精過客輒
祀之偶早涸驗乃巨木歲久為荇藻所絡若鱗介然於是都昌
令孔鏞舉焚之怪遂絕一說謂初破偽漢湖中浮屍蠹太
祖命以樛纜投之三獲之魄憑為厲因神其纜曰宗三舍人傳
亦有以

初遣大學生分教北方罷異外吏見從京師來趨奉如貴戚重臣
其分教者亦驕橫奴視吏民比還多賂以金錢或至受數千緡
法立弊生益思當時選富戶重老人之非得策且不久柴斤罷
去

方克勤守濟寧會所部指揮非時侵民築城力爭之不能得自署
名審上之中書丞相胡惟庸以閩即罷侵見惟庸亦有可喜處
難以人廢

唐愚士傳稱曹國李公好士為勲戚第一聞其名延禮為其子師
所指曹國公即李景隆也岐陽家世故嗜文解縉之自河州召

選傳景隆嘗錄其登華岳詩上聞即所撰都督僉事謝彥碑亦亦粗可觀

傳唐鼎者曰鼎通春秋試有司不利代趙生試乃得上第以仕鼎語趙生曰我學亦勞矣子乃以我而仕豈非天乎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五十金去按此即科場替考情弊也鼎宜任作奸犯科之列作傳者不代為諱反津、道之深所未解攷宋潛溪

方正學集同

方正學郊祀頌美建文帝云寧屈國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寧闕儲積而不忍以缺防襄嗟乎此其所以為建文帝歟宋人嘗以之

頌仁宗宋積弱病正坐是

親蜀獻王所賜方布直書及詩彬：大雅即河間東平曷諫為建
文帝出亡或云王審具舟迎入蜀語雖播而 文皇不以是疑
王禮遇有加母亦其孝友仁義之風有陰感人者乎聞蜀世多
賢王猶其遺範

解縉自家入朝哭臨有何罪而至謫之河州云為權臣所忌歲餘
權臣黜始獲召還不知時權臣誰指也縉還屬學士董倫力僅
為翰林待詔旋乞歸莫立朝淺金川門之役論者謂罪稍輕於
蹇夏良然

方孝孺王建文元年議試得長洲劉政卷喜曰此鳥中孤鳳擢第
一按噓啾百鳥中得此孤鳳鳳為宋濂所讚孝孺語仍以褒政
示傳衣鉢意是科直以托孤寄命、題大節已露微亦不祥之
兆政後竟殉孝孺難死

解縉幼受學胡太守子祺與祺子廣同業後廣為狀元先為曾榮
記蓮竹軒未幾榮亦狀元即縉所舉士英賢會聚之緣信非偶
乎廣送別詩自稱契弟然竟負縉盟王良初擬狀元以貌寢易
廣然廣不如良多

方孝孺真有為聖賢之志之資身遇主所經營僅儀文度數間屢

狹小前人且既以王道敷陳道不始親，歟天之所廢若或厄之姚廣孝號最陰賊猶能以讀書種子哀孝孺噫烈矣歷唐宋死事臣無如孝孺慘者

建文歷僅四祀耳舉天下咸樂為死豈其以寬仁承剛猛後故耶
顧寔非創垂器令終與親藩相安亦難久延人事性更歷始精
天道用後起斯勝諸藩非經靖難一番另創法定制峻為防徐
且生心矣昔云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次莫猛指最可思

祖訓內載親王練兵待命入剪除奸臣業預知有易代事矣迺其
不遂立燕王者何曰以奉天也天未悔禍氣盛祇得順承漢

高明知有安劉之功而不廢呂后我 太祖明知有草除之禍
而不易太孫千載一律非仰觀俯察然通於天人之際者未易

語此

浦江義門鄭洽初議迎建文帝怒其家甫入堂中扁無故忽墮帝
驚逸去尋跡者至無所得羅如僧溥洽亦以住錫致疑惟廖平
史仲彬二家寔屢經來往

建文君之出亡也或云匿黔國公沐晟所請程濟從七叙云丙戌
夏至西平候晟家旬日嚴震直以使事過滇見師辭去吞金死
旅舍晟惧請師逸乃行按晟弟昇為 文皇愛婿稱五駙馬而

歲能獨戀：舊君當時人情大畧可見黔寧王之於高皇養

子也其沒以哭懿文太子故有肺腑誼為潛龍之所或躍宜哉

建文中鐵鉉以濟南功陞兵部尚書寔在行間未一履部任齊秦
自兵部侍郎進尚書最承寄委攷建文元年十一月選簿業
不載秦姓名諸新官襲替供詞每云鄭村壩殺敗齊尚書軍馬
豈北平事急秦時輟部務出任其後耶黃子澄罷任同終太常
卿未一他捷亦異

殉主之忠方孝孺最烈保障之畧鐵鼎石獨優至徐揮祖以元勳
之重元舅之親寧舍之耳執牢獄其權衡於公私義利之間何

奇超卓不得不以三代人物歸之

李友直一北平按察司掾耳以陰洩張昺謀受知官至尚書與黃福楊士奇交厚許相鄉撰卓朝志叙蹇夏解楊諸名臣與同傳若曰是亦李友直之類焉爾可謂嚴於霜鉞矣友直墓誌出士奇手多所稱許

自程濟之從亡隨筆史仲彬之致身錄出而二百餘年之晦蹟始彰疑案盡解殆天意乎晦蹟如耶溪樵為廖平雪菴和尚為吳成學馬二子為馮淮補錫匠為黃直河西傭為王之臣東湖樵夫為柳一景王志皆從前史傳所未知名疑案則末年楊應祥

徵真贗而清屢經楊慎王世貞辨駁終在疑信間得此釋然

舊以雪菴和尚為松陽御史葉希賢非是希賢與程濟從亡勞別
見余丙子畿闈取中葉永華松楊人即其後裔考唐史葉法善
世居處州松陽縣知得姓遠

或疑史仲彬吳江人去京適建文當高飛遠逝無故近畿旬理抑
昔不有弩下逃箭之說乎觀所紀其人其地其歲月先後如暗
詎易鑿空所錫仲彬孫名鑑長字明古以湛博著雅遊諸名士
間鑑干走信吉帝命之矣

建文年號業復於萬曆乙未冬從給事楊天民御史牛應元請事

續准附載 太祖實錄之末惟帝號謚號隆重議屢輟卽以一
端論之帝號復則銘文當仍稱孝康皇帝配仍稱后事可行乎
宜諸史臣之相視閭筆也余嘗於文華後殿造席力言之竟格
王叔英王良死建文難獨從容同周是修叔英舊識楊士奇審理
之除寔所薦楊頗撫其孤厚良墓誌出解縉筆僅云被病卒擬
之賈誼劉蕡不及死忠狀何也大約解楊叙遜國事多微辭

媿歟畏歟

一說楊東里初仕石城學官失卽避寓武昌後歸解大紳遠得所
作奇之求與相見楊固自匿以解為本道御史且奉勅許實封

秦聞故也解竟奏保之為更今名除吉安府學教授以有審理之權卒與同升解沒楊待其家稍薄文字中絕無道及或疑有

陳末恨

周是修獨有儒者氣象丘濬詩云尊經閣·高不可攀前有文宣宮後有鍾陵山為是修咏也詞意高峻

太祖嘗禱於天擇群臣九年無過者得陪祀齊泰與焉旋受顧命所委寄良深而不意泰之首誤國也黃子澄加有薦李景隆事罪浮於泰怪姚善謬贊之曰方今人才豈有過黃太鄉者識議混淆之甚

北師入吳溥語解縉胡靖王良曰三子受知深事在頃刻若溥去
就固可從容也稽胡王與溥同榜溥會元首二甲官終司業不
知時何職而明引分自寬若此

以上一百五十條

國史唯疑卷之二

宋樂 洪熙 宣德

文皇天表非常封燕居元舊都 太祖詔燕王宮殿仍元舊惟易
尾色諸王府營造不得援比蓋聖意默定久矣緣多却姚廣孝
袁珙一番諛贊反增形迹

燕世子兄弟三人入臨文留京師燕事微有迹齊恭議併收之黃
子澄不可遣歸初世子行後 文皇殊憂悔留之陰示以不測
之形可繫其心遣歸無策甚矣子澄識在泰下視項羽歸太公
呂后事彷彿

靖難師起慮有襲其後者先徇薊州遵化永平密雲諸近地始專
意南嚮耿炳文亦老將之一戰驟敗方超真定攻炳文時見有
宋忠守懷柔俞瑱守居庸閑獨不可恃北平牽其逆傾乎巧拙
何懸絕迺爾

李景隆正謀攻燕舍之往援永平疾趨奪大寧諸衛兵還破景隆
於北平城下蓋心知城守固景隆之無能爲也宋忠俞瑱斯時
方議持北平晚矣及景隆師圍再舉復故攻大同誤其赴援援
至復不與戰趨還使其師奔命於寒餒之地者什二三銳氣索
盡矣遂即白溝戰破之出沒變化若神節次俱妙

師出仍退還北平者三。一扼於濟南。鐵鉞再敗於東昌。盛庸三擾於大同。房昭昭謀引兵從紫荆關入攻保定。文皇聞即班師。燕師故難敵。時只有乘虛襲北平一策。事機屢失。乃臣爲離間人父子計。踈矣。方鐵鉞濟南捷。客亦以是說之。不從。謂燕師必不能越淮。候其還。邀擊之。噫。既抵淮。事尚恐言。哉。真大家在蒙霧中。

文皇移檄遠近。列奸臣罪。深恨左班文職。不及武臣。意亦以陰收勳舊。爲將來暗李景隆地也。然猶屢舉齊尚書。黃太卿官。不名亦自有體。

王世貞武當歌有云。不聞成祖帝王鬚。曾借玄天師相髮。按紀帝髯美過臍。師起日見空中兵甲散。天其神為玄天像。因披髮仗劍應之。傳為姚廣孝刻期之驗。初不云借髮事也。疑別出稗官小說。偶忘所自。

北師虜戰四年。自北平外僅據永平保定二郡。餘得之旋失。莫適為守。有宦官通謀。導以直搗京師。約為內應。從之。先是建文詔凡奉差內使恣橫者。許所在有司械送來京。究治宦官氣奪。遂潛謀北戴矣。屢東閣宦自盛德。事究乃為亡國資。何哉。

以淮安鳳陽各宿重兵。間道繇泗州渡淮。經天長至江上。遂招下

揚州儀真鎮江咽喉已塞北雖有淮鳳南雖有蕪常勤王師無所用之約畧與侯景曹彬法同始知平時沿江防守全不濟事最要害不過數著耳

建文素於親藩寡恩事急廼命諸王分守城門誤甚矣谷王於是偕李景隆開金川門降不知時何親於景隆眷眷不已王復謀反造妖讖謂帝王十八子當有天下上以景隆姓迺因併疑景隆竟坐王死錮獄中尤窺天道牽連之巧

文皇既入京聞宮中自焚信下令慰撫軍民仍出駐龍江已爲諸王群臣再三勸進垂發楊榮迎駕前以先謁孝陵請從之榮請

在再入城將登寶位之時史不詳其曲折乃若初入金川門時
事殊累情實

登極詔初屬方孝孺不肯草改命禮部侍郎王達爲之或云出學
士王景華又有傳侍讀樓運暗孝孺極刑慘惶懼受命歸自經
死者既受命何淺媿憤良亦不欺其志者乎唐契系以逼撰冊
文成仰藥死事同

以諸臣貫虹射昂之精不能迴聖主之駕可以觀天命焉抑虛飾
禮樂者鑿鑿以文皇排山倒海之威不能沒烈士之名可以
觀人心焉抑徒逞刑戮者鑿鑿

誦永樂初年勅旨所處分壬午罪臣家屬親近的便凌遲了遠的
發四散充軍妻女送勲臣家轉營姦宿病死的著狗吃了內一
條云奸惡齊恭并外甥媳婦又黃子澄妹四箇婦人每日夜
二十條漢子看守年少的都懷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龜子噫真
可憐聞之未有不流涕者姚廣孝陳瑛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永樂元年定萬壽節宴百官禮在京僧道官大興隆寺住持得與
文武四品以上同宴奉天殿內草昧法處略不可訓豈經恭
靖裁酌耶今慶賀有僧道官本是

從禮部尚書至剛請改北平布政司為北京設刑部尚書二人侍

卽四人六部事皆總之後改行部曰行在某部其定京師稱不復名行在也自正統辛酉始

初命內臣齊喜提督廣東市舶緣靖難師起內臣中有密約長驅者既事平求賞不得已假鎮守優之或賜公候服觀沐故反變蒼語不遜極矣釋勿問微指可知

禁諸王營造宮室自今非朝命敢擅役一軍民私斂一錢物者罪之
時秦晉楚代諸藩並奉嚴詔因是定入朝出城律蓋罷護衛不許臣所屬吏民蓋法益操切矣

解縉於建文中遺董倫書自云曩上封事有分封勢重輔導體輕

萬一不幸有厲長吳淦之虞等語致縉集無之當繇革除後刪却使其時有以縉前語聞者族矣雪埋獄中未爲非幸也縉父開兄倫器識皆倍勝

解縉評蹇義等十人軒輊各異其云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按瑛最驚毒方練獄多出其手安得端豈縉微諱之且爲勸進諸同事解欺李至劉誕而附勢雖才不端卒爲至劉所譖誦交趾舌出身棄昔人所爲重戒於緘金也所劾詆方賓劉儁：竟殉節死亦不盡驗

解學士既下獄踰年會交趾陳季擴叛搜得番書叛詞經解手中

多誣謗。丈皇怒，遂不解，益死獄中。諸門徒多逮繫者，解家譜。又云：証以私撰實錄及收藏推背圖等書，想高煦革寔陰中之謀，毒甚死，不償責。

楊文貞母夫人蚤寡，改適羅子理。文貞幼有羅氏視，宋范文正事同。子理國初名儒也。仕終德安同知，繩以義似難爲解。令甲婦再醮，例不得封。而文貞公然入告，至爲其異姓弟乞免戍籍。時國法尚寬。

鄭賜病卒，上疑爲自盡。賴楊士奇言始釋，死猶不免疑。幾及於罪，時方嚴避事，禁耳觀。方賓自縊後，仍有剖屍之僂，可見事到明。

之主無論生難即死亦非易：

張統爲吏部尚書得楊士奇試策擢第一稱具眼矣統草除中既迎附退自經吏部後堂終不辭一死惜稍後耳初在雲南極著績事功之與節義道難兼繩如胡楊塞夏諸公皆然統猶在是非間耶

永樂朝吏部尚書惟蹇忠定一人更無他授在部實三十三年國初尚久任法不易其官黃福周忱之出鎮撫各二十餘年劉綱知陝西寧州至三十四年尤異

太祖開科取士以吏員心術已壞不許入試永樂中尚書方賓奏

薦御史數人 上聞某繇小吏出身命黜之論更部毋得以刀
筆吏任御史著爲令成憲昭然其後有闡入言路者卒收類益
思聖謨宏遠。

夏原吉始爲戶部屬秩滿以母老請歸省且曰臣去家遠乏僕從
乞暫假在官隸役以行許之時爲殊典其自主事陞侍郎遂長
戶部者終其身然原吉負開濟才嘗兼第六部都察院大理寺
篆晚遂輟部務同楊憲坐論誦旨擬於三公矣詔褒爲 高帝
養成賢德信然。

太宗數自將巡虜最後問夏原吉今糧儲足給幾年夏意又將出

師說對才給半年耳。上疑其誕命核之蓄十年有餘怒謂原
告欺妄械繫獄按夏忠靖素不妄語而以意存愛君辭寧權譎
有說不害於正者此類是也與劉忠宣匿安南牘事同聞

太宗後亦悔之

胡濙受命巡訪不惟察遼國併察監國事閔君臣父子之際危疑
可知而能陰全國體兼保身名張留侯狄梁公妙用未足多也
就二端論之安監國易安遼國難又難在察之即以安之直以
無足慮一語默爲消融即顯主亦若喻於言表焉若虎領金鈴
結者能解以之處英景二朝兄弟間猶其餘智洵運斤弄丸妙

手

偶思漢出倘真遇建文奈何將縱之乎執之乎最難處事閱小說
果云漢文在湖湘數遇建文不害之使得逸去或疑故加漢美
名即爾何終無形迹抑事在天人間漢素好神仙術不測為神
殆非可常意揣狀傳漢入閩道泉州見董伯華憇於衢輿武之
董亦異人

胡廣胡濛楊榮金和致為 太宗所寵遇臣若搢士奇楊溥黃淮
以輔佐監國屢瀕危殆溥淮坐幽繫十年士奇再被罪僅釋日
處於多凶多懼之場危岌矣仁宣朝宜叙舊恩時胡廣先卒

怪榮濬幼孜三臣亦復委任惟均身名俱恭豈三臣者雖廢宮
府異意中毫未嘗有所左右陰陽為當時所深亮耶難哉

金幼孜扈從北征道墜馬同行胡廣金純不顧去楊榮獨為整理
鞍轡且讓以所乘馬既達 文皇嘉之榮以僚友誼對上曰胡
廣金純不僚友耶噫廣於君臣誼漠如何論僚友天語嚴於斧
鉞即生平可知

黃淮最先受知傳好詆毀同列解縉胡廣楊士奇皆為所排時號
淮瘟鬼卒為楊榮以計傾去余觀同時蹇夏胡楊諸公咸篤老
沒於其官莫肯以退歸請者淮亟罷家居二十餘年晚倫優閒

之適似較得出處正前語恐非實且淮身械繫十年善諸人者固如是乎

解大紳有社稷功 仁宗立寔定於好皇孫一言非獨題虎寓規已也竟以是殺身洪宣之際恩卹亦稍靳云又金忠黃淮尹昌隆各與立儲議其後 成祖復移愛趙王以問楊榮榮以王相貌對愛執儲位始安

呂震聰明絕人每朝燕奏三部尚書事誦讀如流既方賓縉夏原吉連繫 上持寬慰震令較尉十人隨震起居密勅曰震倘自盡再十人皆代之死震才亦汪廣洋茹黨之流但不識大體耳

洪永間大臣繫類是

呂震劾尹昌隆身為王臣事大小並頂上奏乃假託宮僚怙賴恩私潛善無君心故不之父之子震此語寔陰傾儲貳罪不容誅解縉得禍亦坐是縉獄中多逼引宮僚機无危害溯法從詹徽來稍委蛇焉則表凱矣

劉儁無論死交趾難甚烈即楊士奇草巡幸北京詔內飲食供億一切自備不以煩民儁請更自曰有士奇欣然從之有之與自意義勝倍達儁亦未易才也彌知解縉前評屬輕詆史稱唐王珪善持論縉規負多

張本初令江都以城降官至兵部尚書持身廉介 成祖嘗宴述
臣各設銀器一案因以賜之本案器皆陶諭曰御號窮張無所
用之本幸矣此賜直何啻萬鎰

魏驥自松江訓導薦擢太常寺博士 文皇曰劉履節九年御史
我皇考方授此官不輕畀人也觀此知祖宗慎重官人故倖位少
洪武中解論以祠部主事出為應天教授語之曰勿謂官小京
學也同是

京兆尹陳諤出行誤衝太子駕斬之 文皇曰陳府尹是我父母
官勿問父母官標目妙甚股肱郡湯沐邑皆在下風諤洪武中

嘗瘞坎七日罰修象房躬塗治一生宦況止易得大聲秀才父
母官七字耳頌亦足矣

永樂中選庶吉士二十九人于文淵閣讀書司禮監月給筆墨紙
光祿給膳禮部給膏燭并鈔工部給第宅五日予一休沐出命
較尉備騎從稱崇遇故事在甲申二年龍飛首科也 上曰朕
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禮儒蓋祖宗深意如此時乙榜及下第
舉人得再試尤者拔登史館餘賜冠帶入國學宜所得士為多
課督庶吉士嚴嘗親為試誦一日試曹禁芳背誦捕蛇者說莫全
記者怒發戍邊旋貸之令搜大木禁芳以書訴執政極陳勞苦

狀爲言得釋致國初專誦韓柳文 高廟御製有跋韓伯夷頌
柳馬運山亭記其微也羅汝敬傳文以背誦不稱背誦成越數
日名選想卽前事

二十九人內倪維哲晉江人官刑部郎中卒遺錦衣官較送喪還
仍命所司祭之比吾邑破荒入詞林之始今零落莫知誰氏史
稱其文學才緒可觀當非偶然

永樂四年集儒臣及修書秀才數十人于丹墀內同賦白象詩胡
廣第一某次之又嘗試神龜賦稱王汝玉燧最工卽解縉弗及
事殊有唐人風致盛平世可續行汝玉後竟以名盛招尤死傳

為黃淮所譜

成祖自平湖平安南以及河清麟見騶虞龍馬之祥胡楊塞夏諸
公皆撰為賦頌惟解大神作差可觀耳餘槩湮沒蓋思宗承旨
方學士之才為卓出

劉子欽繇省元會元以過自負為解縉所抑出俗傳攷永樂甲申
會元楊相非子欽又傳子欽一日之間自庶吉士充工部辦事
吏漫還原職色不少動者奇甚此阮籍山濤以上人真傲真逸
本朝無此高品也恐非子欽所辨疑好事故文飾之與前說同
林誌馬鐸以對句爭狀元事亦不足信推之如劉基之諫湘著解

緝之識爽禽曾禁之飲量見囊張信之做書被戮並出村翁媪
口中為士大夫所不屑道

李騏初名馬為御筆如其字聞騏每授人名刺墨書馬朱書其亦
異事也志稱騏嚴毅方正有氣節是時閩福州連出林誌馬
鐸李騏三元皆賢惜皆不躋大位

王紳貽書責襄忠定興時浮沉猶有古任安蕪建之風紳故侍制
禱予以孝聞舊受學古孝孺嘗欲走南京聚寶門外覓古骨歸
葬且倡梓其集志行可窺

楊文貞自紀退朝餘暇與同官奕棋具酒饌為嬉不能飲代以枰

妝率至二鼓又云長安門西五六里地幽曠饒園池水木諸詞
林澹泊簡達無外累多樂居是會未樂壬寅冬詔京官並先給
一歲奉得為醮宴謂之太平間暇宛然在目後寧可再見即西
邨亦遂成闕聞矣

初入文淵閣七人解縉胡廣黃淮胡儼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未幾
縉外謫儼出為祭酒淮士奇往輔漢東宮餘不聞有所補進豈
閣務亦漸解仍歸獨斷耶或初登極章奏紛填畧藉平駁耳觀
廣榮幼孜之屢從北征僅供題碑草勅之役毫非與事可想見
當日舉止

本朝中台星常圻傳為不立宰相之慮或云上下不交致然冷謙
之論八音曰磬聲關係本朝士臣庶節指亦可思閹權之日移
也士風之日濫也故有自歎

以御史文都汪俊民不諳刑名改工科給事中科道官乃可互改
嘉靖四年張璠段豸自給事改御史原科資俸仍叙美宣德中
吏部言四川按察使陳趨不諳憲法改通政使掌南京國子監
抑尤異矣後解知

丁珏山陽人素無行因誣告里人死罪自白衣擢給事中恒伺察
細過上聞後愈肆貪黷及母喪未期起復畝同陪祀齋宮典慶

成宴經御史俞位等劾奏請成違為永樂十四年事中外快之
山陽故產此怪物

六科與尚寶司隣舊在奉天門西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猶稱六科
廊是也永樂中火始遷出午門外又翰林六科同侍從夾立寶
座旁亦以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侍因退避立陞端頭下
如今制

六部主事列銜御史上永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時尚然其後
郎中列科道官後不知起自何年都左右給事中列御史上攷
自景泰三年始

文皇將死幸北京詔吏部驛召天下致仕官到暫任以政又嘗以
致仕官居鄉多擾害良民把持有司悉召到驗飭之二事均屬
異典繇前言或暫支一時價贖繇後言不至開許習長澆風漸
獎乎似難行

刑部奏方禁銀交易江憂民有父死以銀買葬具者詔赦勿治時
行鈔禁銀恐鈔輕耳給事中某至四川見無犯者陰遣親信用
銀誘民交易已則執之天順初有陳言云交易銀兩罪因黨惡
為都察院寇深所忝頌不知是洪武禁列中語其在今益成異
聞矣

文皇朝上元節每張燈午門賜百官宴夏原吉奉母來觀至蒙鈔
賚偶十三年燈山焚倉卒多死者都督同知馬旺與馬上意悅
惜因停罷先是詞臣多應制賦薰山詩推侍講陳敬宗律最工
恰如唐體

國初稱皇上只曰上位屢見諸公集中稱諸皇子沿元舊俗曰使
長不知何義平安對 文皇曰臣欲生致使長耳後或說為院
長有官者相呼曰大夫呼內官亦然王直折興安曰大人豈可
為此言是也

兵部初官襲職有新舊分時以靖難子孫號新官克比試徑予承

襲保優給其間國功臣後裔曰舊官選是卽徐魏國恩數不能
比定國什一輕重較然雖欲不自南而北得乎稽漢亦叙代來
功無許分別

府衛官相見行平禮途分道行衛所公務不許行府縣問理值三
大節在外衛官悉于府治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
政司差人都司毋得與此永樂中巡按福建周新奏定法也時
衛所弁凌恣可知聞蘓州舊府官朔望赴衛作揖事聽處分至
況太守鍾始革

兵科給事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滯十二年永樂五年

始歸十四年遣封別失別里為王見羈復九年宣德元年始歸
給勅賜老而已前後為給事三十二年留虜中二十一年白首
生還去蕪子卿何遠

永樂初迎天竺僧來京號大寶法王始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侍
讀李繼鼎笈曰六字所云俺把你哄也時頗趨之寔屬李應揣
非是佛語無此亶淺

永樂七年駕巡北京八年十月南還然已營山陵於天壽山微音
隱寓十一年再北巡皇太孫從十四年九月南還十五年復北
巡始詔興宮殿工至十八年成召皇太子太孫北來以十九年

正月朔受朝賀是年四月三致災群臣爭言違都非便狀不聽
自是定兩都制

記稱犁虜廷者三寔五出塞每出輒經年絕無傾慮亦繇當時善
諫誅鋤已意耳後世善學之為 宣宗不善學之為 英廟要
寔難準行是為不世出之主

出塞用武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沿途築二城貯
糧以俟回軍名之曰殺胡平胡古未有即軍中築城者誦北征
錄云今臧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寧下其肅大寧遼東邊城永
無事矣何等雄心

文皇所為不避風雨寒暑之勞屢窮絕漠意亦不盡為虜也昔有
論楚武當之役王欄金屋為當時隱慮與違胡忠安著數同謬
意茲舉亦然一以外樹威靈一以內閑暇又以以明其非富天
下之心眼力極深穩視宋太宗始末差類識者自知未易以語
言盡

遭胡濛西南行求之胡湘黔筑洞中遭鄭和東行求之既越閩廣
海外矣窮盡禹跡矣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尋不見
差類當日情景

惟文皇求張三年愈切而張愈固自隱學道宜秉宿根秦皇漢

武空褰裳濡足况別有所假借求之乎即復秦嶺輝煌何足動
神仙一躬余嘗過之詩云金碧甃初額龍蛇動殺機當年方外
客也護首山微頗自淡中

永樂有兩金忠一起家龜卜至兵部尚書鄭人一故也先土干虜
王子也賜今姓名封忠勇王時以降虜王子為功賞賚無算要
以明中國廣大氣奮而已攷洪武中嘗擒納哈出及元帝孫崇
禮侯歸亦復平之

聞胡人廟祀今古三宗漢武帝唐文皇暨我朝成祖虜每經擒
胡山望所勒碑銘必下馬羅拜咄指稱神去然漢唐僅遣將

行耳覺我朝威力倍勝

金初攷北征錄三篇初具見聖主憂勤儒臣罷遇間燕緘塞外光
景為賦咏資次甚嚴肅步伐止齊寓馬至末篇則讀未終卷而
已蕭然有騎龍墮萬氣象矣愈奮勵乃愈衰颯方帝王氣盡時
亦自強作不得然寔千古異變云自舜禹蒼梧會稽後僅見於
後

安南黎澄嘗名蒼澄為偏虞國上皇季犛之子偽封國王兵敗俘
獲以善用神鎗火器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至侍郎一反虜
耳父子官八座五十餘年雖先朝用才之周亦儘奇選聞至今

凡祭兵器併祭滌也

安南叛至三勤王師黃忠宣議咎在龍本末除班師太速留屯戍
兵太少無所資為殫歷故耳寔鎮守內臣貪殘甚致然時倘依
沐默國例即用英國張輔鎮守其地世以安南事委之雖永隸
郡縣可也達如默南迄如播州曷嘗不歸我版籍三楊故無經
達雄畧難與語此

國初重勲番武臣黃福為友趾二司帶尚書銜猶以屬官禮事默
英二公觀黃所與二公札可見後宦滇人輒思權抑默公自雄
信屬非體

淳泥國於洪武三年嘗遣使入貢然已費使臣沈秩張敬之反覆
開諭力永樂六年其國王遂來朝卒賜葬京師安德門外石子
岡時宮嬪每貢朝中夷王至禁郭外漢唐來有也余讀湯顯祖
遠莫司空立南海王廟門外詩曰司空暹羅人面黑手如漆華
風一來觀登觀稍遊逸戲向扶胥口樹兩波羅密樹畢頽歸舟
冥然忽相失身家隔胡漢孤生長此畢猶復聆舟影左手翳西
日立死不肯僵目如望家室味詩意事尤怪持

太監鄭和使諸夷舟自福州五虎門發歷數萬里所至二十餘國
有不共命者俘其王歸張騫谷吉之能殆燕之矣聞呼和三寶

大人不敢名今三山故家間蓄異器或發自地下伏藏侈曰此
三寶大人物遺烈可知

初仁孝后崩 上欲納中山王季女為繼夫人辭 上曰夫人女
不歸朕更擇何等婿耶後不敢受人勝削髮為尼南京王姑巷
其處也閻名山史季女名妙錦宣德初猶存張太后召入宮禮
如公主宮中詔曰是薄皇后不為者品識殊高聞頗鑒其姸代
王妃就違事

寧王始封大寧靖難師起脅從征與約事成分天下半後自請封
蕭若杭不許從數騎馳入南昌卧城樓上稱病乃以南昌封王

繇前許太溢恃功志望故漢王高煦反以前力戰時 文皇面
許之儲位致然

文皇親之愛至齊王博谷王德晉王濟熿而窮凶悖出天性非
可以化誨革也谷王先以金川門功恩過渥忠誠伯茹瑯道長
沙坐不朝王微繫死屬驕縱之過三宗並削為庶人宜矣時周
王亦佞被誣幸白晉自濟熿後中廢至正統始贖封齊庶人幽
西內文值 宣廟征漢役恭卒其庶子居南京有後俗號齊宗
方成祖威靈震疊之際洪國公丘福帥五將軍征胡稍違節制全
師覆沒大將諉何容易于是有躬犂虜庭之舉事勢適然原太

祖時諸賢王猛將布列足春秋耀吾軍士至是勲庸盡矣漢高
曰吾固知賢子不足遺乃公自行耳事同靖難諸將才劣亦可
微窺

永樂中擒捕妖婦唐賽兒故遊去大索甚急慮涸處尼中凡北直
山東境內尼盡運至京又盡運天下出家婦女幾萬人騷擾甚矣
竟莫知賽兒所在信妖術乎賴山東叅政段民為緜緝及之幾釀
大變

北京以正月十九日為元丘長春真人生辰歲會集白雲觀甚盛
俗呼燕九讀吳原博詩如何義士文復善不及道人丘處機正

誅其事履善或文信國字

京師崇國寺為元脫脫丞相故宅今千佛殿旁立一老髯幘頭朱衣一老姬朱衣裳者脫：夫婦也相傳大內後宰門有丹漆巨椀一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偶墮地破乃採竹中藏卷三一為王摩詰畫真蹟又帝京奇樹稱天壇柏榆鏡顛靈宮折枝栢報國寺矮松卧佛寺古娑羅常公寺海棠嶺娑柰子九七種

長陵明棧碑舊稱太宗嘉靖中加成祖號碑鉅不便易且懼琢斲乃銳木襲其外丹漆之至萬曆乙巳重修業改豎碑石令人猶

循教稱木襲非是余少從光祿何公謁陵語亦如前比聞史始
覺其誤

榆木川役從楊崇議液錫為禪吳舍飲秘不發喪上食如常儀此
振古未有之變崇從何處想出唐荆川詩萬里回鑾驚駕速軍
中未有一人知筆端矯：如畫

成祖駕屢遠征東宮以說故官僚多下獄死最慎密如西楊亦再
頌禁大都漢王高煦通內臣黃儼江保輩搆之或云 仁廟庸
體豐盈表尚宝忠徹善相術威御醫啓東善方脉頗出不利語
洪熙中二人危甚然 仁廟享國不久僅及暮豈 成祖默有

玄鑿乎其後 神宗之於 光廟事略同 妥違疑不決意別有
謂

梁潛佐監國南京被謔死傳潛既下獄私語家人曰此長森線也
不足多慮旋及於難長森線難解或陰覲非常祈後福意乎死
宜矣潛才學過人其副榜楊士奇佐監國出尚書夏原吉呂震
奇食舉見楊誌中

仁宗天性寬蕩雖屢為難趙二王誣構比二王不法事聞 太宗
怒甚輒涕泣力救得解倘久踐祚即漢庶可無生心其宥還草
除諸罪臣家屬尤盛德事

顧成一降將耳晚請于太子曰殿下事君父恤兵民素行者誠惟
小人當置度外萬事有天不足計成語陰指漢邸溫厚有體致
成建文中戰敗被俘釋輒太子居守嘗疏請立儲自貴州召入
佐監國不敢留仍辭還鎮出處頗裕知惟與姚廣孝論兵不合
耳固自遠為是

宋晟二子瓌瑛俱尚主號宋氏大小駙馬瓌交通漢庶人而瑛恪
事東宮咸寧公主賢教以資財濟東宮之洪熙初奪瓌侯與瑛
盡收所置舟車田庄畀咸寧主禁其兄弟不得往來洪國公丘
福兵敗沒家徙海南擬事例牽復亦以夙善漢庶人故不叙德

怨輕重較然

仁廟初守北平南師屢來攻却之既正位東宮稚意右文孝治蒸
蒸雖在宥日淺論者擬諸漢文宋仁之班無愧辭焉國初困兵
刑乞其得休養生息稍涵濡太平膏澤自帝始却又非建文迂
蕙倫允稱賢主

權謹無他長以孝行自小官拜文華殿大學士時最重孝義稽浦
江義門鄭氏歷洪永屢徵殊眷鄭沂起布衣超授禮部尚書餘
官春坊翰林御史者數人所風勵世教達矣宣正後漸無復此
意

宋制進臣有不繇科第者特賜於某榜出身本朝無之惟永樂中曲阜孔諤宣聖後以舉人中副榜第一皇太子召見賜進士出身授左中允稱創見云迨崇禎甲戌閩顏茂猷以五經特准廷試名列會元前後罕儔

英國張輔從兄信起家進士至兵部侍郎洪熙初充輔奏仍改武階累官驍騎將軍都指揮使文武秩可換授異矣余乙丑同年蜀人張任學御史按河南輒自請改總兵銜勦賊從之舍繡斧就兜鍪尤為異也

平江伯陳瑄言七事直尋常以出勲臣賜獎用勸言者瑄始為建

文將北師至密具舟降在李景隆茹瑄之間末乃有漕河功李
東陽詩尚書宋公富經畧世上但識陳公棄恭襄瑄謚也尚書
指宋公禮瑄才自可觀恨賣國名難浣耳然少嘗代父謫戍忠
孝異歟

詔汰諸司冗員 仁廟在東宮命兩坊官任其役時鄒緝掌左坊
畏縮稱疾不出次當陳完即奮筆書某當留某當汰象服明決
被汰者亦自媿屈完字仲完閩長樂人以貢貢薦辟官贊善雅
為東西楊所知

張宗璉以宮僚擢大理丞出清理福建軍政既還改常州府同知

為御史李立因辱死大理丞僅改同知御史得因死舊官僚均屬異事先是楊士奇王直合謀薦宗理會況鍾奏先之世亦以是賢鍾之度宗理多長者交替出可計期名不幸遇害成蚤終淪顛蹟悲天

國初方克勤知濟寧羅子理同知德安咸著政聲方坐私用倉中炭葦羅坐擅用寒水染軍衣罪並謫戍法苛細極矣特令甲官罰役滿許復任貝東夷令東阿嘗坐累三罰役民三代之罰役想運灰搜木之類顧豈待士體洪熙後始稍崇寬大所以昔人有討債還債之說

李時勉嘗因三殿灾應詔詳陳時弊請駕還南都業忤旨下獄僅
釋嗣不知所言何事至被撲幾墮仁廟素容言禮下胡致赫
然且易代尚有餘威乎古廷撲時聞若有物護之最後復有忤
王振禍真命如懸縲矣十八金瓜一百斤重枷儘殺受用是本
朝第一骯髒人

同李時勉言事者侍讀鄒緝次侍讀羅汝敬汝敬與時勉並改御
史今日問曰一起言事一章以困之身連遇聖明尚嫌觸忤信
批龍劇虎之難

許廷臣歸省給官俸外仍依品賜鈔為養祭賓客需自洪永來常

有監生：員告乞侍親因而獲罪發充軍者散齒及過家上冢
事至是始詔行之以其尚書郭資年老予致仕漫遣使視之賜
資逾稱隆典

洪熙元年復建北京行部行府名諸司曰行在命皇太子謁陵南
京就留守業有徙北都南意惜不久曠馭逆上賓耳南北中分
自其數也長陵獻陵大漸時儲宮皆不在侍亦異事國連大喪
機勢頗岌：

仁廟雖預占玄象寔無疾驟崩觀是日尚責怒李時勉可見一云
郭妃以中宮誕辰選過宮上壽妃進危于后不即飲上曰爾又

多疑耶遂取飲之妃失色俄而上崩妃懼自縊時適雷說不知
何本觀羅蕭貽楊東里書明言 仁皇崩為儉邪進金石方所
誤史不盡書

仁廟待宮僚原如鄒濟徐好古王汝玉卒皆贈宮保賜謚予春秋
祭宣廟則微有區別矣陳山張瑛立見遷擢稍忤意如戴綸蘭
從善林長懋等俱久不調長懋至出知鬱林州旋連繫十年間
宣德中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共選二十八人為庶吉士讀書
翰林又慮副榜或遺才命即文淵閣覆試之得二十四人賜刑
部給教官俸肆業國子按此即永樂甲申成法既三科合選

似有官者亦得與試

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齊宮親試用人何以得真才論台州范理列第
二賜白金楮幣授江陵令八閱月擢守德安用楊溥薦故君相
雅重守令選猶漢神爵遺意

宣廟嘗與楊溥論人才云欲得賢才當厚穀養之法教養有方人
才自出若但責效於薦舉考課之間蓋求什一於千百也大哉
王言又論憂原言等曰飲酒人之常情倡優賤人豈宜藥狎頗
聞此風盛行劉觀尤甚每赴席取以妓自隨宜以朕言徧諭之當
時風俗可知

廉首師達貪甚方賓劉觀見國和淑慝分明公論即在睿鑒中今
所患在上下異意衆好之或疑爲黨衆惡之或疑爲忌用舍混
淆安得此蕩：平：氣象

宣德四年冬早朝寒甚上曰昔皇祖考在位每旦恒膳食朕偶多
事忘之命光祿寺給文臣羊酒禦寒先朝體下周悉然事難做
行文之將至廢朝經筵之不比於日講也良以經筵宴費多
故歲僅再舉

會試天下舉人於北京自永樂乙未始北爲京師不復稱行部自
庚子始自是鄉試有應天府順天府之名矣江北士自甲辰邢

寬山東士自丁未馬愉始登狀元會試分南北卷南六北四著
為令亦自宣德丁未始

貢生監舊藍衫入朝 仁皇曰教著青衣好看乃易青袍今遵之
然在監仍衣藍洪武中嘗許監生戴遮陽帽三吳舉子迄今帽
製猶然或訛作遮陰是非

為世寧誌太監成敬墓曰敬永樂甲辰進士選庶吉士改晉有奉
祠宣德中以晉存事逮獄謫永遠戍敬懼累子孫請就死

宣廟憐之下教腐刑內官出制科庶常大是奇聞敬子凱進士
卒贈吏科都給事中蔭一從孫為主吏目亦奇有云大監王振

原係教職永樂末詔學官考滿之功績審有子嗣願自淨身入
宮訓女官者聽得十餘人振其一也見黃溥今古錄中說尤怪
陳祚疏觀讀大學衍義有何罪而至違其家屬十餘口長繫之時
頗有足已翹材端不能如 仁廟淳厚文景之分微朕兆此祚
初編管武當十年幽靖室五年既以按楚吉遼玉事復械治論
死遇赦出人生幾何堪此苦毒劉鳳譏之曰是豈有不得已者
乎指亦可思

東西楊之共事內閣也譏繫彭德不嫖異議素安南不嫖同政類
推車子猶來初韓范氣象南楊趣無多可紀者委蛇而已史以

醜醜詞彙稱忌直撰續轉解

太宗初遷入文淵閣七人楊溥不與為命侍東宮旋違繫未嘗
一日瞻望天顏異東西楊者一洪熙中溥另授弘文閣印不與
機務宣德元年始入閣四年以母喪去奪情起復仍為太常卿
禮部尚書不復稱閣臣異東西楊者二溥之獲頤頤二楊以功
名終蓋自正統初年再入閣始也李夢陽頤 宣宗詩至尊奉
太后國事付楊稱古雅要非實錄溥於其時故非有甚委寄
李時勉陳敬宗卒淹國學西楊與有責焉開敬宗頤直指西楊道
人羅汝敬素不滿其所為數面斥之西楊曰薦羅巡撫寧妻羅

年老遇虜妻師明敵陷之死地作好惡甚矣非止謗方孝孺沮
王直罪過已也惟西楊匡輔君德處多功大未易細疵疑在魏
徵褚遂良之間

首勸親征漢妾人東楊功最著請移師伐趙過亦最隱此事却得
西楊力其後東楊子孫諱之云止伐趙原緣力請被西楊掠為
己功世鮮信者按議自陳山始

楊文貞年幾七十即賦歸田詞四首分四景盛艷林泉之樂究八
十卒於其官弗能踐也徵獨文貞凡同時諸老皆然咸以鞠躬
盡瘁為經常功成身退為邪道恬莫知怪其於昔賢高風遠韻

亦少衰矣談每為惆悵

胡忠安官宗伯失行在尚書印此豈細事詔不問改鑄行禮部印
給之先朝優禮著碩如此胡長禮部歷宣德正統景泰三朝至
天順後避始致仕凡三十二年與蹇夏同聞胡性亮賴侍郎章
故以嚴毅佐之部務為肅

傳况鍾蕪州治潁楊文貞力蕪舊多鎮守內官鍾請假便宜行文
貞難其事不便直言乃以教母字載勅中假之柄按鍾出錄簡
擢同事九人特予勅乘傳行與他銓授者不同勅明開屬以下
得自擒問威勢赫然獲終行其志宜矣九人中趙豫陳本深何

文淵亦著績

黃福自文淵召選出為南京戶部尚書蓋遠之也聞福雅持正不能諂借取容想見諸大臣立朝依違狀胡儼黃淮知蚤選尚矣
次寧取自疎遠如福者雖復興事立功弗如風操猶在非獎宦
人所知

宣廟頗事微行或云蹇義寔勸之生日因得賜鈔及馬語太誣蹇
忠定何詎至是惟如蹇性質倘或駕果潛幸決不能因事納規
若西楊然致諉將有自

夏忠靖卒朝議擬贈伯爵西楊不可止越三年郭資竟得贈湯陰

伯時以為恨余意西楊議是稽永樂後文臣贈伯者金純山陽
伯吳中荏平伯金濂沐陽伯興濟而四究何關輕重夏得贈太
師世復其家頌不美耶

吾學篇載東楊嘗於上前短楊文貞塞忠定二公評 仁宣帝諭
中按二公恒多思少斷東楊識高才敏簡不契其意如陳平於
周勃韓琦於富弼例或有之耳保無為認問理昭皇后獨召南
陽前泣事亦無憑

初 宣廟自南京奔訃未至及征漢庶人未選俱鄭策二王監國
居守二王至親褻尤賢凡事有昭皇后主之於內諸大臣羽翼

之於外斯藉無虞至正統輒謬襲之舛矣征漢往逆僅二十六日神速可知

林碩自御史擢按察使皆在浙江為中官裴可力誣奏坐誹謗還至宣廟面訊之事白賜馳驛復任其家屬先亦被逮飛詔釋之還仍降勅切責可力碩遭遇甚奇當時陳敬宗諸公贈送考滿詩文一不拈及盛世臣子不因事為名氣象深厚具見碩閩人終左布政

宣宗待閩宦嚴以唐受於南京袁琦於廣東虐斂民各即其地梟新誠內使怙寵作威者罪同今但頌世廟罷撤內鎮功豈知

先朝家法爾、然一傳遂有王振禍何也將毋其制法垂訓有
未周與

交趾屢叛兵連禍結處於不得不棄之時初解縉固嘗言之得其
地不足郡縣外謫生是 宣廟決棄之誠善惜時無為縉言者
使併以好皇孫語上聞當微恩非淺致縉贈謚泯焉終缺事楊
士奇宜任其咎

顏佐之為內臺長出特授宵任尚圖綺戲之為誅一御史一力士
始定諛說珍行驚師信聖世不免乎佐卒不大伸其志然所振
肅多冰梁中周新為最稱諤：一困於紀綱竟死西市如佐所

遇已稀觀矣

段民官南刑部侍郎宣德三年以民廉謹命代吏部考察諸司其
初自山東叅政召主考會試俱出特典國初會試主考隨偶擇
黃淮以致仕少保入賀即留為之亦有分考官階高於主考者
初無定式

曹鼎以乙榜授代州訓導不樂願試繁劇自効遂自恭和典史魁
廷試古未有也時國法嚴凡學官所教生徒無舉者生謫戊代
州非英才地禹意或私惧是然亦竒矣恭和前俊九三鼎元併

禹而四

曾端首本朝理學事解他見閔劉昌記云蘓州梓有四書詳說為
王蘓熙陽著既傳播端自霍州學移文蘓言出己手熙陽被刑
死不宜有著書名辭頗近悞忿非醇儒象傳熙陽巫沔池時稿
留端家亦不審昌何據

周文襄忱撫吳最敬禮僧善教錢文通溥之獲知於周建塔薦之
塔字東白能詩嘗與脩永樂大典當時節鉞大吏得從方外高
士遊洛詢善類猶有宋承平風

周文襄每有興事必與官吏士民反覆議始行如細布一法台東
門黃婆入行臺計之往留語至夜分徐文貞嘗聞之彼中父

老云史亦稱其屏騎從常步人民家與童叟對語噫今時能作
許行徑

文襄故善理財時亦緣三楊當國蹇夏持衡得文於其任展布厥
蘊其法遵初分之令於秋糧帶徵米六萬石歲積餘米入濟農
倉無算竟賑貸資文襄沒戶部竟將餘米括為正賦民間始困
先是科道官屢劾周忱奸貪縱容侵盜子弟藉廣營田產罪並
寢不問自妙

楊循吉記周文襄每猶狎梵刹禮拜佛或誚之答曰即以年齒論
彼長吾二三十歲豈直人二二拜乎戲語却有味又副使彭勗

幼入佛寺不拜或強之叱曰彼裸跣不衣冠何拜為一老人語
一小兒語確不可易

宋高宗嘗讓先聖賢贊刻石附秦檜記于後在杭都仁和學宮
吳訥撫浙時命磨去檜記稱崇正閣和義舉矣後邵寶守許
州毀魏受禪碑同然觀國初宋濂張孟兼王冕泉聯句詩泉亦
檜舊蹟不為燹所見又別

張洪興姚廣孝厚輒燬廣孝道餘錄以多議詆宋儒也國初入見
識類爾推之如鄱陽朱季友所著或不可商者即勿焚燬何害
洪武中劉有年得儀禮逸經十八篇上之今亦不知何存總本

朝于此道不甚著意

宣德六年御史胡智言三司官皆乘馬御史獨乘驢非便從之
始騎馬原初僅騎馱耳豈意後事大迥爾又食品以鶩為重租
制御史獨不許食鶩莫何義

盛御警寅夢或受人寄椒事急私發用之寤深自訟曰豈義心不
明所致乎訟得無端奇周文襄故善寅嘗餉之米百石不受貽
詩有魚龍江海夢雀鼠稻梁謀之語文襄終身規之其高自刻
厲如此先朝士不卑散秩如醫院衛幕每稱詩教諸詞客恒陸
沈其中

盛寅晨入藥室忽頭痛昏眩欲絕群醫束手一草澤醫請見投藥
立愈詔問藥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惟甘草
能解毒耳非有他也詰寅果然藥反爲毒御醫反不如草澤醫
有精理技通乎道

永樂鄉試有文趾而無貴州貴州初附湖廣次附雲南至嘉靖丁
酉始自爲布政司開科交趾以宣德己酉叛始草孟子書初不
以試士僅見於宣德癸丑耳丙辰復如前正統後始定今制

宣宗詩畫皆入神詩長篇絕句淡：不窮所賜諸大僚五言古體
乃特淵澹畫善花鳥一時各師咸待詔承恩而戴文進獨以秋

江垂釣圖見擲遇合真有命今民間所藏銅甌器亦惟宣德製
精工等金玉價

宣宗特好蟋蟀戲采之江南蘓守况鍾嘗被勅索千箇不許違悞
特為語曰蟋蟀望之叫宣德皇帝要蘓人至有以一蟋蟀隨其
家三命者上行下效習已成風

以上一百四十六條